

體內佛

菩提德十以及他的工作夥伴們皆是內藏於古佛身中的一尊尊體內佛。
由東而西，越南而北，他們的生命與精神，
以不可知的神祕，蟄隱藏覆於寶光莊嚴的神佛之間：
在他們的耳垂、眼目、衣裾、寶冠、殘肢之中……

補佛者菩提德十

忘了匠人真實的名姓，且喚他「菩提德十」罷。

諸佛菩薩拱繞著菩提德十，帶著殘闕的姿顏——有的斷斷手臂，露出沉黑的創口；有的軀體龜裂，滲出溝塹般深浚狹長的蝕隙；有的掉了眉毛，失卻頭蓋；還有的五官淤塞、裳裾模糊，失落掌中執持的金杵、法輪、刀鞘，或蓮花。

觀音，力士，藥叉，彌陀……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神佛，帶著祂們的殘闕，與失落，凝視著菩提德十——走出神龕，走出眼目與祈求，褪下撫慰眾生的責任；而今，祂們疲憊卸下久已勞乏的手足身肢，歇息，與等待……

這裡，是一尊解體的觀音。她的額頂空寂，瓔珞，寶冠，化佛擱置一處；那為拔濟眾生而湧生的千支手臂，如支解的鳥羽，一支支，別上籤條，裹入素白的綿布中。另一側是對半剖開的彌陀，時光不僅吞滅了他金色的容顏、海樣的眸光；更且，由外而內，於不可見的成住壞空中，蝕朽了篆刻於他體內的經文，咒語，本紀——這些我們稱之為「籠字」（即書寫於佛像體內的文字）的最初刻銘。

菩提德十素面見佛——他一身白淨，執著雕刀，如一位善巧的醫者，端詳他這無人敢於隨意冒瀆、觸碰的奇特病人。流暢的雕刀下，首先，浮現的是一隻拳拳握舉的手。一支千手觀音佚失的手。菩提德十為她小小的拳掌加上一只玲瓏閃光的金色螺貝。

從此，法螺無懼吹響……

接著，是一隻義肢的製作。給予威猛金剛的堅實義肢。菩提德十放下雕刀，默默思惟：他將如何使一己化身為古鎌倉匠人，以八百年前的心與手，還原彼時精嚴寫實的風格，使得義肢筋血充沛，發出能撼山河的威勢？

會不會只是一隻長短腳？一隻跛腳的番鴨，以無以抗袪的虛弱，面對百代巨匠的雄偉？

然後，是阿彌陀佛金軀內的籠字。靈敏的電腦於模糊的字跡中檢測出古平安時期遒勁的書法。平安時期的書墨卷帙一時鋪滿菩提德十的案頭。

跨過寫實的鎌倉，此刻他須尋索古平安時期的遒勁。

尋索另一接駁的軌跡、轍痕、與典範。

——即使是深藏於佛像體內，無人可見的幽隱之處。

悠悠涉渡數十年，無數神佛歸返神龕，帶著菩提德十深心賦予的隱秘痕跡。

「看啊，這是鎌倉時期 X X 匠人的美麗祕佛！」人們頂禮膜拜，讚嘆著某一時期的某一匠人。但是，無人識得藏匿於螺貝與籠字中的菩提德十。

菩提德十以無名的狀態呼吸於佛像的背面。做為雕刻的翹楚，他技法精湛，一生雕刻無數——然而，唯有斷片：全是片段的手、腿、衣褶、瀏海、眼目、鼻樑、冠飾、髮髻……

他精擅佛雕的各部——然而，做為一名匠人，他從不曾雕塑過一座完整的佛像。

一座身首俱全，屬於自己，題綴上一己的姓氏名籍，以供後人讚嘆、詠敘的佛像。

一生中完成一件經典作品，這是每一位匠師最終的期待罷！即使最卑微、庸劣的匠人亦不例外。

——裝配線上，或許充滿成千上億終其一生只完成某種局部動作的男女技工；然而，之於一名藝術追尋者，僅完成手或臉是永遠不夠

的。

寂於體內，光相圓滿

那麼，就回到菩提德十生命中最感動的主題吧。

「寂光院的體內佛。」面對採訪者的詢問，披著白色作服的菩提德十以一種素樸的謙遜追述畢生勞作中至深刻的感動。

寂光院莊嚴的地藏亦到了修繕的時刻。在徹底掃描檢視的當兒，X光的影像上，卻映現了一層層重重疊疊，墨塊般顯得十分矇昧奇怪的影子。解開佛軀，剎那間，地藏充滿視線——彷彿十方國土悲願度亡的地藏，瞬間一併脫出幽冥，齊聚於這不可思議的片刻。

數一數，這華嚴海藏中不可思議的聚會中，竟涵藏著一萬兩千尊微縮的子地藏。

如子肖母，每一尊地藏皆光華圓滿，形色端嚴，複現了母地藏須彌般、令人神往的姿容。

（鏡頭轉向一排排鑲著金紋的貼金子地藏：緋櫻色的衣裳，綠荷色的飾帶，姣美的眉痕與鼻線——儘管涵藏體內，每一尊地藏皆精心研刻，細筆工巧，淡淡敷上一層典麗的明彩。）

初秋時分，我自遠遊歸來，迎接我的，是庭前一枝早發的紅梅。

我將紅梅移到几上。在紅梅的掩映下，我於是見到了螢光幕上的菩提德十和他的「體內佛」。

「體內佛」，這麼動容的呼喚！不知道是誰先開始的稱呼？怕是來自於菩提德十本身罷。微小的體內佛握於菩提德十掌中約略僅有手腕至指尖的高矮；纖美頎長的身軀亦僅接近半只手掌大小。

「看著神佛返回神龕，以無瑕的姿態，供人瞻仰，便感到十分安慰。」三十分鐘的短片，菩提德十之於一己的生涯僅做了簡短至極的

感懷；之於另一樁遺憾——未曾以精湛的良技塑成一尊傲世的神佛——並不曾做正面的答覆。

我的心靈卻始終定格於那尊安閑臥於德十掌心的紅衣地藏上。

「體內佛」或者，這才是真正的答案罷。

——無論意識或非意識，就某一方面而言，菩提德十以及他的工作夥伴們皆是內藏於古佛身中的一尊尊體內佛。由東而西，越南而北，他們的生命與精神，以不可知的神祕，蟄隱藏覆於寶光莊嚴的神佛之間；在祂們的耳垂、眼目、衣裾、寶冠、殘肢之中……當朝山者頂禮，即於不知不覺中，默默頂禮過那些曾經的時光，汗水，勞力，謙遜，與謹默……

而這些虔敬之心，亦將以佚名的形式，恆久與佛同在。

他們是駐於佛體內隱形的體內佛。

就另一個更深的層次，一切修行所終極指涉的，亦僅是「體內佛」的發掘與圓成。

這個「體內佛」，浩如虛空，清淨、圓滿、光明，而廣柔，潛藏於我們昏鈍、黯黝、堅硬的內部，覆蓋於日常的貪欲、憤怒、愁惱、逐角……之中；如同黝黑的瀝青下所覆蓋的明鏡。

它是禪家祖師所稱的「自性本然天真佛」，亦是人人本俱的清明本覺。

當硬殼打破，瀝漬除去，「體內佛」即自行釋出，與「體外佛」合而為一，本覺自性將與宇宙大覺匯為同源；如同菩提德十的子地藏與母地藏的會合。

其狀態將如打破一只瓶子，瓶中的空氣將自由釋入虛空，與虛空冥合為一，無間無二。

《西藏生死書》的作者索甲仁波切稱之為「子光明與母光明的合而為一」，亦即「子佛」與「母佛」——本體佛性與諸佛佛性的認證與結合。

而這認證與結合，是一點一點，恆持累積修習而成的罷。猶如菩提德十以他的虔遜敬謹，傾生命所有的專注、意志，於無人識得的角

隅，次第琢磨出一隻佛手，佛眼，佛肢，與佛掌……

自然·煙雨·鳥佛之體

這樣的菩提德十散布於人類的心髓。你、我，都是其中之一。
而「體內佛」還有多遠？多遠？……

紅梅謝盡，山櫻復發。今年的新歲，霧雨靈深，炮竹聲隔著茫白的嵐霧自山腳杳寂的傳來。

我倚坐窗台。霧來霧去，白色的煙帳自東邊拂掃於西邊，又自西邊移拓於東邊。寒流的凌侵下，孤山一片荒寂，唯有白霧冷冽。

黃昏的時刻，山雨驟歇。白霧漸漸散去……

在嵐霧漸開的清明裡，有一頃刻，空氣闐寂，恍若凍結——

接著，高高低低的鳥音自荒山中呼嘯啣轉。無數黑點如箭矢般自叢樹間急竄而出。靜藍的天空中驀然晚禱般充滿昂悅的歌聲和鮮豐的鳥羽。

「啊，是自然中的體內佛！」心中陡然一震。

霧雨荒寂，莽莽渾沌中，它們始終在那裡！在自然的腹臚軀懷中，縱使無聽、無聞、不知、不察，它們仍在那裡！

矇昧、覆蔽、荒蠻、闐愚時，它們仍在！

「於紅塵擾攘的浮相中，常自見一己、他人身內的體內佛，亦常見自然、萬物身中的體內佛——」合掌向著孤山與群鳥默默頂禮，對自己說：「於內，於外，日日見佛，或者，便離菩提德十之道不遠了罷……」

寫于一九九七新歲除夕至初八